

欽定舊唐書

百之十卷  
二一八九



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景雲二年遷右散騎常侍睿宗女  
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  
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曰臣聞穀梁傳曰古之君人  
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  
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  
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  
有斬伐不可興土功以妨農又曰季夏行冬令則風寒  
不時語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興化立理之教爲政養  
人之本今陛下爲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但兩  
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迫逼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

竄無所發剔椽瓦呼嗟道路垂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  
作崇不急之務羣心搖搖衆口籍籍陛下爲人父母欲  
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  
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  
舉可不慎歟微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  
何觀臣愚必以爲不可伏願俯順人欲仰稽天意降德  
音下明策速罷功役收之桑榆疏奏不納頃之又進諫  
曰臣聞人以君爲天君以人爲本人安則政理本固則  
邦寧自陛下翦除兇逆君臨寶位蒼生顛顛以爲朝有  
新政今風教頹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周弊造作

不息官員日增今諸司試及員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餘人大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方以賑恤療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爲患其來自久本無禮儀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強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飢虛在和親際會儻或窺犯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睿宗嘉其切直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立宗在春宮又令兼左庶子

未幾遷戶部尚書餘如故明年擢拜侍中先天元年冬  
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  
荒我后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  
奔走未及去翮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  
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  
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  
爲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褻之曰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  
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  
自風雅率由茲道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  
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

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著其孰能  
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二年累封梁國  
公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  
實封二百戶物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勅曰魏知  
古去年十月已前屢申啓沃每竭忠誠姦臣有謀預奏  
其兆事君之節良有可嘉可更賜實封一百戶其年冬  
令往東都知吏部尙書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  
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  
徇公正色而行居心不撓鏡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  
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益用嘉歎今賜卿衣裳一副以

示所懷開元元年官名改易改爲黃門監二年還京上  
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  
讒毀乃除工部尙書罷知政事三年卒時年六十九御  
史大夫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  
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贈幽州都督諡曰忠知古初爲黃  
門侍郎表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叅軍齊澣前右  
內率府騎曹叅軍柳澤及知吏部尙書事又擢用密縣  
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  
咸累居清要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文集七卷

盧懷慎滑州靈昌人其先家于范陽爲山東著姓祖哲



爲靈昌令因徙焉懷慎少清謹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景龍中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以陳時政得失今畧載其三篇其一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二年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尙累年而化成況其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

罕終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卽遷除不  
論課最或有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  
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  
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  
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  
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  
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啓上  
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病也昔賈  
誼所謂蹠齧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爲  
膏盲雖和緩不能療豈蹠齧而已哉漢宣帝綜覈名實

興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卽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于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其二曰臣聞尙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之義

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才又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爲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豈致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凋弊河渭漕輓西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靜兵革尤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曰其時儻水旱成災租稅減入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衍之儲或疆場外守兵車遠出或收藏無歲賑救在辰此軍國之急務也陛下將何以濟之乎書云

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見是圖此皆慎  
微之深旨也臣竊見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  
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之良幹也多不司  
案牘空尸祿俸滯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  
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歟必有異於此矣臣望  
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衆共聞知堪爲州牧縣宰  
及上佐者並請遷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効有老病及  
不堪理務者咸從廢省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  
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其三曰臣聞天吏逸德烈於  
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則知冒于寵賂侮於鰥寡爲

政之蠹莫先于茲臣竊見內外官人有不幸憲章公犯  
贓污侵牟萬姓剝割蒸人鞠按非虛刑憲已及者或俄  
復舊資雖負殘削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磧微  
示懲貶而徇財黷貨罕能悛革委以共理俟河之清臣  
聞明主之於萬姓也必暢以平分而無偏施若犯罪之  
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姦恤近遺遠矣凡左降之人  
鮮能省過必懷自弃長惡滋深則小州遠郡蠻陬夷落  
何負於聖化獨受其弊政乎昔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  
之清絜乃莅番禺邳都之鎮靜朔方耿恭之輯寧踈勒  
地則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爲懷豈以遐荒見隔況

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難安彌藉循良以  
寄綏撫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剥蕃部小  
則坐致流亡大則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  
沉於滑吏乎其內外官人有犯贓賄推勘得實者臣望  
請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錄書云旌別淑慝黜陟  
幽明卽其義也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官甄獎  
或未之徧擔贓負賄僥倖或卽蒙升則賞罰無章沮勸  
安寄浮競之風轉扇廉恥之行漸隕其源不塞爲蠹斯  
甚疏奏不納累遷黃門侍郎賜爵漁陽伯先天二年與  
侍中魏知古於東都分掌選事尋徵還同中書門下三

品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  
懷慎自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  
食宰相四年兼吏部尙書其秋以疾篤累表乞骸骨許  
之旬日而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成懷慎臨終遺表  
曰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  
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恩夙夜惶懼  
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鳧鴈之飛未爲之少而犬馬之  
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  
貞固文學足以經務識畧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  
合聞諸朝野之說實爲社稷之臣李傑勤苦絕倫貞介



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幹時之材衆議推許李朝隱  
操履堅貞才識通贍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竭  
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  
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  
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所累者輕  
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  
竊聞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  
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卨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  
風化之源得人則庶績其凝失士則彝倫攸斁臣每見  
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羣司必期稱職使鵷鷺

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効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瞑目不遙厚恩未報黜殞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上深嘉納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祿俸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貳伯碩明年上還京師因校獵於城南經懷慎別業見家人方設祥齋憫其貧匱賜絹百匹仍遣中書侍郎蘇頲爲製碑文上自書焉子奐早修整歷任皆以清白聞開元中

爲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陝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於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在乎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天寶初爲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巨鱗彭杲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贓鉅萬而死乃特授奐爲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貪吏歛迹人用安之以爲自開元已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奭先李朝隱及奐中使市舶亦不干法加銀青光祿大夫經三年入爲尙書右丞卒弟弈亦傳清白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見忠

義傳弈子杞德宗朝位至宰輔別有傳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也父直心高宗時爲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嶺南而卒乾曜舉進士景雲中累遷諫議大夫時久廢公卿百官三九射禮乾曜上疏曰夫聖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竊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之義非取一時之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已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

愚以爲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臣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則天下幸甚乾曜尋出爲梁州都督開元初邠王府寮更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之乃拜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尋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無幾轉尙書左丞四年冬擢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旬日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時行幸東都以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

內白鷹因縱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掛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旨之罪上一切不問之衆咸伏乾曜臨事不憚而能引過在己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八年春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竊見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從之於是改其子河南府叅軍弼爲絳州司功

太祝絜爲鄭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樞近深惟謙挹  
恐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寮崇是讓德旣  
請外其職復降資以授傳不云乎晉范宣子讓其下皆  
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  
百寮父子兄弟三人併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資次處  
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俄又有上書者  
以爲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其盡  
心十年十一月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乾曜  
及張嘉貞始也乾曜後扈從東封拜尙書左丞相仍兼  
侍中乾曜在政事十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爲中書令

乾曜不敢與之爭權每事皆推讓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叅議但唯諾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擢用及皎得罪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遷太子少師以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十九年駕幸東都乾曜以年老辭疾不堪扈從因留京養疾是年冬卒詔贈幽州大都督上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二日乾曜從孫光裕亦有令譽歷職清謹撫諸弟以友義聞初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等同刪定開元新格歷刑部戶部二侍郎尙書左丞累遷鄭州刺史稱爲



良吏尋卒光裕子洧亦早有美稱閩門雍睦士友推之  
歷踐清要天寶中爲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  
採訪使及安祿山反旣犯東京乃以洧爲江陵郡大都  
督府長史本道採訪防禦使攝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  
徐浩爲襄州刺史本州防禦守捉使以禦之洧至鎮卒  
李元紘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萬年本姓丙氏曾祖  
粲隋大業中屯衛大將軍屬關中賊起煬帝令粲往京  
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盜賊粲撫循士衆甚得其心及  
義旗入關粲率其衆歸附拜宗正卿封應國公賜姓李  
氏高祖與之有舊特蒙恩禮遷爲左監門大將軍以年

老特令乘馬於宮中檢校年八十餘卒諡曰明祖寬高  
宗時爲太常卿別封隴西郡公父道廣則天時爲汴州  
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募  
百姓騷擾道廣寬猛折衷稱爲善政存心慰撫汴州獨  
不逃散尋入爲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累封金城  
縣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少謹厚初爲涇州司  
兵累遷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方  
承恩用事百司皆希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  
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紘改斷元紘大署判  
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撓懷貞

不能奪之俄轉好時令遷潤州司馬所歷咸有聲績開元初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理俄擢爲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絃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元絃令吏人一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又歷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戶部侍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爲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爲戶部者多有薦元絃者將授以戶部尙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絃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一副絹二百匹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頃之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清水男元紘性清儉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爲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卽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

罷職至是上疏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絃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望勒說等就史館叅詳撰錄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就史館修撰元絃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右丞相宋璟嘗嘉歎之每謂人曰李侍郎引宋遙之美才黜劉晃之貪冒貴爲國相家無儲積

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後與杜暹多所異同情遂不叶至有相執奏者上不悅由是罷知政事出爲曹州刺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戶部尙書仍聽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爲太子詹事旬日而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陽人也父承志則天初爲監察御史時懷州刺史李文暉以皇枝近屬爲讎人所告承志推出之俄而文暉得罪承志坐貶授方義令累轉天官員外郎旣羅織事起承志恐懼遂稱疾去官而歸卒于家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初舉明經補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

惟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俄授鄭尉復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尋而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開元四年遷監察御史仍往磧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事實時暹已迴至涼州承詔復往磧西因入突厥騎施以究虔瓘等犯狀蕃人賫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

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度磧追之不  
及而止暹累遷給事中丁繼母憂去職十二年安西都  
護張孝嵩遷爲太原尹或薦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  
慎深思慕之乃奪情擢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  
暹單騎赴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蕃國  
圖爲叛亂暹密知其謀發兵捕而斬之并誅其黨與五  
十餘人更立君長于闐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祿大夫暹  
在安西四年綏撫將士不憚勤苦甚得夷夏之心十四  
年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迎之及謁見  
又賜絹二百匹馬一匹宅一區後與李元紘不叶罷知



政事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歷魏州刺史太原尹  
二十年上幸北都拜暹爲戶部尙書便令扈從入京行  
幸東都詔暹爲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  
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勅書曰卿  
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寮惠  
及黎庶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  
甚善慰朕懷也俄代李林甫爲禮部尙書累封魏縣侯  
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餘詔贈尙書右丞相暹在家孝  
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然素無學術每當朝談議涉於  
淺近常以公清勤儉爲己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便自

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視其喪事內出絹三百匹以賜之尙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升都官員外郎韋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諡不盡其行建議駁之太常博士裴總執曰杜尙書往以墨線受職事雖云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孝友又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諡曰貞孝

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

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褻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旨禍將不細不可不爲身謀也大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遂構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于家父大智官至洛州司功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爲乙第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爲近州常被支稅草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說駁

之曰若獨免虢州卽當移向他郡牧守欲爲私惠國體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許之休復將執奏寮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歲餘以母艱去職固陳誠乞終禮制許之服闕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遷尙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者嵩盛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甚允當時之望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尙不能去

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  
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縱臣請先出伯獻而  
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猶不容伯  
獻巨猾豈得不問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卽不敢奉詔流  
美玉上以其切直從之初蕭嵩以休柔和易制故薦引  
之休旣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叶宋璟聞之曰不  
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其年夏加銀青光祿大  
夫十二月轉工部尙書罷知政事二十四年遷太子少  
師封宜陽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  
諡曰文忠寶應元年重贈太子太師子洽洪泂滉皆有

學尙風韻高雅洽天寶初爲殿中侍御史卒洪爲司庫員外郎洽弟渾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鉷犯法籍沒其家洽兄浩爲萬年主簿捕其資財有所容隱爲京兆尹鮮于仲通所發配流循州洪泐並坐貶職後遇赦量移洪爲華州長史屬安祿山反西京失守洪陷於賊賊授官將見委任洪與浩及泐渾渾同奔山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渾及洪子四人並爲賊所擒併命於通衢洪重交友籍甚於時見者掩涕肅宗聞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贈太常卿浩贈吏部郎中渾贈太常少卿泐上元中爲諫議大夫渥洄別有傳

裴耀卿贈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章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僣之弊公私甚以爲便在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十三年爲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路道里綿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爲知頓之最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

善政入爲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尙書信安王禕受詔  
討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賫絹二十萬匹分  
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  
利忘義今賫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  
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  
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其冬遷京兆尹  
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  
救人之術耀卿對曰臣聞前代聖王亦時有憂害更施  
惠澤活國濟人由是蒼生仰德史冊書美伏以陛下仁  
聖至深憂勤庶政小有飢乏降情哀矜躬親支計救其



危急上玄降鑒當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災而增輝聖德也今既大駕東巡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卽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卽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祇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不往若能更廣陝運支粟入京

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卽無憂水旱今天下輸丁約有四  
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  
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  
脚送納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脚無由廣致  
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河  
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  
旣淹遂生隱盜臣望泂流相次置倉上深然其言尋拜  
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食貨志  
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三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  
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不

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明年遷侍  
中二十四年拜尙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侯時  
夷州刺史楊濬犯賊處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  
上疏諫曰伏以聖恩天覆仁育庶類凡死罪之屬不欲  
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致刑措獄無冤  
人曠古以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化  
有恥且格爲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  
縣令與諸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  
卽合終身致敬決杖者五刑之末只施於扶扑徒隸之  
間官蔭稍高卽免鞭撻令決杖贖死誠則已優解體受

笞事頗爲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所恥  
況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  
拘執人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  
官長勸風俗之意又雜犯死罪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  
行決今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未盡又暑熱不耐  
因杖或死卽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夭其  
命又恐非聖明寬宥之意前後頗在州縣或緣犯決人  
每大暑盛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  
凡刺史縣令於本部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定杖刑  
並乞停減卽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

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  
節度使仍令經畧吐蕃嘉運旣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  
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  
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  
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  
恐難成事莫敖敗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爲  
懲誠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人秋防邊日月稍逼  
接對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  
去人吏未識雖決在一時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況兵  
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未同心求其忘性命於

一時憚嚴刑於少頃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中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卽路今酣宴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迴換卽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勗以嚴命疏奏上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天寶元年改爲尚書右僕射尋轉左僕射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佶字弘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爲京兆政尙峻暴加以朝旨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韋重

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  
役無愆程當時義之德宗南狩佶詣行在拜拾遺轉補  
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爲意佶抗議請討  
上深器之前席慰免三遷吏部員外歷駕部兵部郎中  
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使韋士文慘酷馭下爲夷獠  
所逐俾佶代之會渠白化其後爲瘴毒所侵堅請入覲  
拜同州刺史徵入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兵部尚  
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  
拜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徹之巽恃恩而強時重佶之  
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除國子祭酒尋遷工部尚書

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佶清勁溫敏  
凡所定交時稱爲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  
餘慶行朋友之服搢紳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盧懷慎源乾曜李元紘杜暹韓休裴耀  
卿悉蘊器能咸居宰輔或心存啓沃或志在薦賢或出  
愛子爲外官或止屯田於關輔或不受蕃人之賂或堅  
劾伯獻之姦或廣漕渠以充國用此皆立事立功有足  
嘉尚者也盧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簡書公孫弘  
之流也乾曜職當機密無所是非持祿保身焉用彼相  
贊曰盧魏乾曜弼違進賢裴韓李杜遠財劾姦汗簡書



事清風肅然萬歲之後其名不刊

舊唐書卷九十八

舊唐書卷九十八考證

魏知古傳睿宗嘉其切直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本紀同三品

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加讒毀乃除工部尚書  
○本紀及表俱無改紫微事

舊唐書卷九十八考證

舊唐書卷九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煦撰

列傳第四十九

崔日用

從兄  
日知

張嘉貞

弟嘉祐

蕭嵩

子華

張九

齡

仲方

李適之

子季卿

嚴挺之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爲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爲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神龍中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

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  
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  
秀等遞爲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  
館學士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日用恐禍及已知玄宗  
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自結  
納潛謀翼戴玄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爲親不爲身日  
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  
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  
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叅知機務封齊國公  
食實封二百戶爲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

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停知政事尋出爲楊州長史  
歷婺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荊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  
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往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  
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旣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  
從忽姦究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  
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  
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  
若逆黨竊發卽大業都弃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  
定北軍次收逆黨卽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及討  
蕭至忠竇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

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尙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  
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  
諷并述告成之事手詔荅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  
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尙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  
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  
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慙夷吾之語  
卿洽聞殫見溫故知新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  
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  
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  
無言不酬之信也尋出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

汝州刺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勅曰唐元之際逆黨構兇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于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封後以例減功既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年轉并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後又贈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襲日用才辯過人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日用從父兄日知亦有吏幹景雲中爲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入東都作亂羣臣皆避難逃匿日知獨督



率人吏赴留守與屯營合勢討賊重福旣死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累遷京兆尹坐賊爲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俄又歷遷殿中監日知素與張說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上不許遂以爲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河南尹崔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不叶日知俄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叅集常與尙書同列時人號爲尙書裏行遂爲口實開元十六年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年老致仕卒謚曰襄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

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歷秦州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嘉祐今授鄴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爲忻州刺史時突厥九姓新來內附散居太原以北嘉貞

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以嘉貞爲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御史大夫王駿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賤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嘉貞又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卽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辯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蘇頲罷知政事擢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嘉貞斷決敏  
速善於敷奏然性強躁自用頗爲時論所譏時中書舍  
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  
訓皆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時  
人爲之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員訓開元十年車駕幸東  
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  
事發上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以  
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黜之  
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  
皎遂死于路俄而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上召侍臣問

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尙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殺應流卽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以往不可追悔袖先祗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張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旣無所

推讓說頗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說不叶上  
又以嘉貞弟嘉祐爲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甚  
爲時人之所畏憚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賊汗  
事發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  
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  
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戶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  
都督事勅嘉貞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旣恨張說  
擠已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駿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  
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復代盧從愿爲工部尚書定  
州刺史知北平軍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

療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  
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  
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  
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鑿東都制從之  
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鑿人內直郎田休裕郎將呂弘  
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  
曰恭肅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  
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  
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用也比見朝士  
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

謂也聞者皆歎伏初嘉貞作相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已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咸在朝廷唯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猶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兵曹叅軍德宗朝位至宰輔自有傳嘉祐有幹畧自右金吾將軍貶浦陽府折衝至二十五年爲相州刺史相州自開元已來刺史死貶者十數人嘉祐訪知尉遲迴周末爲相州總管身死國難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經三考改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鄴郡守又加尉遲神冕



服自後郡守無患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姪孫祖鈞中書舍  
人有名於時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  
吳郡陸象先爲僚壻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  
高嵩尙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日陸郎  
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  
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洛州叅軍尋而侍中  
扶陽王桓彥範出爲洛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景  
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  
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侍御史開元初爲

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尙書左丞兵部侍郎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奭恃衆每歲攻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田元獻及君奭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玉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奭又爲迴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玄宗以君奭勇將無謀果及於難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爲兵部尙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乃請以裴寬郭虛已牛仙客在

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祿大夫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問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明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馮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

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  
罷中書令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  
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  
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  
爲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  
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是玄  
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相嵩舉  
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玄宗  
眷嵩厚乃許嵩授尚書右丞相令罷相以休爲工部尚  
書尋又以嵩子華爲給事中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牛仙童貶爲括州刺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壻三品嵩皤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祿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僞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爲內應賊伺知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

既而史思明率衆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僞命所汙降授試秘書少監華謹重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尙書右丞乾元二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履官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閱相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閣還依日

月佐理陰陽俾叅政於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相諷宰臣裴冕等薦已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相位守禮部尙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衡子復德宗朝位亦至宰輔華子恒悟恒子俛大和中宰輔悟子倣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江人父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

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登進士第應舉登乙第拜校書郎立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策高第遷右拾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伏以天者百神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暫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



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  
郊之爲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惟新御  
極已來於今五載旣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  
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  
用寧將欲鑄劔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荅神  
祇之心能事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  
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  
之禮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  
無遺矣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  
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

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敘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旣欣知已亦依附焉十一年拜中書舍人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曰事已決矣

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又不從其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爲冀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臯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爲學士以備顧問說卒後上思其言名拜九齡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

士副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  
丁母喪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時范陽節  
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  
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  
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  
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  
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  
歸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  
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

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尙書  
右丞相罷知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  
如九齡否故事皆摺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  
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初九齡爲相  
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  
上親加詰問令於朝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荆  
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贈  
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憲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屯田費  
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  
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

少之子極伊闕令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僞命兩京克復  
詔加太子右贊善弟九臯自尚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  
州刺史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爲中書  
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  
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  
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  
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  
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正大  
廈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榮名歿  
乃稱其盛德節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實存乎國章故中

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  
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著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  
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  
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九臯曾孫仲方  
少朗秀爲兒童時父友高郢見而竒之曰此子非常必  
爲國噐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爲御史大夫首請仲  
方爲御史歷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爲中人所奪仲方  
三疏奏聞竟理其寃入爲度支郎中駁李吉甫謚吉甫  
之黨惡之出爲遂州司馬稍遷復曹鄭三郡守爲諫議  
大夫時鄂縣令崔發因辱小黃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鞠

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太和九年爲京兆尹將相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是時軍人橫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爲華州刺史改秘書監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尙書諡曰成

李適之一名昌恒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別駕適之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強幹見稱時給事中韓朝宗爲按察使特表薦之



擢拜秦州都督俄轉陝州刺史入爲河南尹適之性簡  
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二十七  
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得罪見  
廢父又遭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  
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爲恒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郇  
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褒贈數喪同至京師葬  
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賓友  
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  
年代牛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  
叶適之性踈爲其陰中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鑛

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  
之立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山陛下  
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已  
薄適之言踈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尙書韋堅戶部  
尙書裴寬京兆尹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  
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自安求爲散職五載罷  
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避賢初罷  
相樂聖且銜孟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竟坐與韋堅  
等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奭奉使殺韋堅盧幼  
臨裴敦復李邕等於貶所州縣且聞希奭到無不惶駭

希奭過宜春郡適之聞其來仰藥而死子季卿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再遷京兆府鄆縣尉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以公事坐貶通州別駕代宗卽位大舉淹抑自通州徵爲京兆少尹尋復中書舍人拜吏部侍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在銓衡數年轉右散騎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爲務士以此多之大曆二年卒贈禮部尙書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渭州節度使卒嚴挺之華州華陰人叔父方嶷景雲中戶部郎中挺之

少好學舉進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授義興尉遇姚崇  
爲常州刺史見其體質昂藏雅有吏幹深器異之及崇  
再入爲中書令引挺之爲右拾遺睿宗好樂聽之忘倦  
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陁請夜開門  
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  
元年大酺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  
月餘日挺之上疏諫曰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  
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業業萬幾蓋以天  
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也奈  
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

者因人所利合釀爲歡無相奪倫不至糜弊且臣卜其  
晝史冊攸存君舉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  
羅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優之樂陛下還淳復  
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一不可  
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  
深惟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儻有躍馬奔  
車流言駭叫一塵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也且  
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納隍增慮陛下北宮多  
暇西墉暫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漏永重窮  
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饑倦以陛下近猶不恤

而况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懷然祇畏臣以爲四不可也且元正首祚大禮頻光百姓顛顛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望醕卽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吁嗟道路貿易家產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五不可也書曰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况自去夏霖霖經今亢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細微而成過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晝則歡娛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上納其言

而止時侍御史任知古恃憲威於朝行詬詈衣冠挺之  
深讓之以爲不敬乃爲臺司所劾左遷萬州員外叅軍  
開元中爲考功員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頓  
減二分之一遷考功郎中特勅又令知考功貢舉事稍  
遷給事中時黃門侍郎杜暹中書侍郎李元紘同列爲  
相不叶暹與挺之善元紘素重宋遙引爲中書舍人及  
與起居舍人張叵等同考吏部等第判遙復與挺之好  
尙不同遙言於元紘元紘詰譙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  
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萬元紘  
曰小人爲誰挺之曰卽宋遙也因出爲登州刺史太原

少尹殿中監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計會兵馬事隔數年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挾勅毛仲寵幸久恐有變故密奏之尋遷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歷皆嚴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側息二十年毛仲得罪賜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爲刑部侍郎深見恩遇改太府卿與張九齡相善九齡入相用挺之爲尙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爲一時精選時侍中裴耀卿禮部尙書李林甫與九齡同在相位九齡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爲中書令甚承恩顧耀卿與九齡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齡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與林甫引



蕭炅爲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  
炅讀之曰蒸嘗伏獵炅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  
誤讀之挺之戲問炅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  
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齡嘗欲  
引挺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尙書深承聖恩足下宜一  
造門款狎挺之素負氣薄其爲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  
造其門以此彌爲林甫所嫉及挺之囑蔚州刺史王元  
琰林甫使人詰於禁中以此九齡罷相挺之出爲洛州  
刺史二十九年移絳郡太守天寶元年玄宗嘗謂林甫  
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進用林甫乃召其弟損之至

門敘故云當授子員外郎因謂之曰聖人視賢兄極深  
要須作一計入城對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  
云有少風氣請入京就鑿林甫將狀奏云挺之年高近  
患風且須授閑官就鑿玄宗歎叱久之林甫奏授員外  
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  
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元年嚴挺之  
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閑兼授太  
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獎擢不盡  
驅策驚蹇何階仰荅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人士  
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於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

於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  
從仕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遺文薄  
葬歛以時服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惠義卒挺之  
服縗麻送於龕所寬爲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  
服縗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故挺之誌文云葬  
於大照塔側祈其靈祐也挺之素重交結有許與凡舊  
交先歿者厚撫其妻子凡嫁孤女數十人時人重之子  
武廣德中黃門侍郎成都尹劔南節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三思以取高位預討韋氏遂握重  
權自言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守始謀信矣

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而語也張嘉貞雖不立田園柰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仙先非中立之士也蕭嵩位極中令異政無聞樹破虜之勲真致遠之器九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適之臨下雖簡在公克勤惜乎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畧器識不下諸公耻近權門爲人所惡不登台輔養疾官寮雖富貴在天窮達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無守嘉貞近名高齡適挺各有度程大位俱極半慙德馨

舊唐書卷九十九

舊唐書卷九十九考證

崔日用傳尋出爲揚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揚州新書作婺州婺汴新書作揚汴兗州都督新書作兗州刺史皆互異

張九齡傳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決殺之○沈炳震曰按綱目命擗于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驛死臣宗萬按流瀼州事新書載之兩傳各據其一也

九齡進金鏡錄○新書進千秋金鑑錄綱目同

臣德潛

按武惠妃陷太子事此玄宗治亂之關九齡

林甫忠姦之分也舊書不載不及新書之識

李適之子季卿傳○新書作李適子見文苑傳中未知孰是

舊唐書卷一百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煦撰

列傳第五十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蘇珣子晉 鄭

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裴漼從祖弟寬

王丘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弱冠明經舉補隆州叅軍時晉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橫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貞推按發其姦賊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紀其事由是知名累轉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殿中少



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榮作亂河朔不安思貞善於綏撫境內獨無驚擾則天降璽書褒美之長安中七遷秋官侍郎以忤張昌宗被構出爲定州刺史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伏若此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於宅中掘得古戟十二俄而門加檠戟時人異焉神龍初爲大理卿時武三思擅權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會之雍州人韋月將上變告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思貞以發生之月固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有勅決杖配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此非法

害之思貞又固爭之承嘉希三思旨託以他事不許思  
貞入朝廷謂承嘉曰公擅作威福不顧憲章附託姦臣  
以圖不軌將先除忠良以自恣耶承嘉大怒遂劾奏思  
貞出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  
司馬路敬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  
於此乎特表薦之思貞前後爲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簡  
爲政奏課連最睿宗卽位徵爲將作大匠累封天水郡  
公時左僕射竇懷貞興造金仙玉真兩觀調發夫匠思  
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職居端揆  
任重弼諧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

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徵先王之體要敷衽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申王府長史遷戶部尙書轉工部尙書以老疾累表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七贈黃門監諡曰簡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後也其先自隴西徙焉傑少以孝友著稱舉明經累遷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得當時之譽神龍初累遷衛尉少卿爲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課爲諸使之最開元初爲河南尹傑旣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以紀其績尋代宋璟爲御史大夫時皇后妹壻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玉因於里巷遇傑遂毆擊之上大怒令斬昕

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爲陽和之月不可行刑累表陳請乃下勅曰夫爲令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後疎長孫昕楊仙玉等憑恃姻戚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情特難容故令斬決今群官等累陳表疏固有誠請以陽和之節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志從深諫情亦惜法宜寬異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卽宜決殺以謝百寮傑明年以護橋陵作賜爵武威子初傑護作時引侍御史王旭爲判官旭貪冒受贓傑將繩之而不得其實反爲旭所構出爲衢州刺史俄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又爲御史所劾免官歸第尋卒贈戶部

尙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應幽素舉拜新政尉累轉成都丞因奏事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丁憂離職則天以琬識練邊事起復舊官令往西域安撫夷虜抗疏固辭則天嘉之下勅曰解琬孝性淳至哀情懇切固辭權奪之榮乞就終憂之典足可以激揚風俗敦獎名教宜遂雅懷允其所請仍令服闋後赴上聖曆初遷侍御史充使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悅以功擢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持節西域安撫使琬素與郭元振同官相善遂爲宗楚客所毀由是左遷滄州刺史

爲政務存大體甚得人和景龍中遷右臺御史大夫兼持節朔方行軍大總管琬前後在軍二十餘載務農習戰多所利益邊境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琬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干處忠等校料三城兵募於是減十萬人奏罷之尋授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優詔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祿準品全給尋降璽書勞之曰卿器局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類張騫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縮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

是爲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願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  
遂祁奚之請然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閑拂  
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頽俗儀形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  
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未幾吐蕃寇邊復召拜左散騎  
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兼處置十姓降戶琬言吐蕃  
必潛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  
年冬吐蕃果入寇竟爲支兵所擊走之俄又表請致仕  
不許遷太子賓客開元五年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卒年  
八十餘

畢構河南偃師人也父憬則天時爲司衛少卿構少舉



進士神龍初累遷中書舍人時敬暉等奏請降削武氏諸王構次當讀表既聲韻朗暢兼分析其文句左右聽者皆歷然可曉由是武三思惡之出爲潤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景雲初召拜左御史大夫轉陝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封魏縣男頃之復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充劔南道按察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在蜀中尤革舊弊政號清嚴睿宗聞而善之璽書勞曰我國家創開天地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後淳風漸替征賦將急調役頗繁選吏舉人涉於浮濫省

閣臺寺罕有公直苟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乃滋深爲官既不擇人非親卽賄爲法又不按罪作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己者斯絕蓋由賞罰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一日徵斂不休大東小東杼軸爲怨就更割剝何以克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爲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爲能或交結富豪抑弃貧弱或矜假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榦梓漆或家有畜產資財卽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愆卽因事以繩麤杖大枷動傾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

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於顏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節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蘭莫別官守既且若此下人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凋殘更甚卿孤潔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爲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並衣一副尋拜戶部尙書轉吏部尙書並遙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立宗卽位累拜河南尹遷戶部尙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疏鑿方

以賜之時議戶部尙書爲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冀其  
有瘳尋卒贈黃門監諡曰景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  
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  
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栩亦甚哀毀並爲當時所稱  
栩官至荊州司馬

蘇珣雍州藍田人明經舉累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  
琰召而謂曰鄠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明公  
爲其疏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座卽明公座也但恨非遲  
暮所見耳垂拱初拜右臺監察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  
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或誣告珣與

韓魯等同情則天名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軍五遷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託附來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之嘗受詔於虢州採木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弘義竟以坐黜珣尋遷給事中累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坡營大像糜費巨億珣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神龍初武三思擅權韋月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爲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珣奏非時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旨轉爲右御史大夫尋出爲岐州刺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

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藩爲得罪者所引珣因辯析事  
狀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珣爲戶  
部尚書賜爵河內郡公尋授太子賓客檢校詹事以年  
老致仕開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子  
晉亦知名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  
秘書少監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弱冠舉  
進士又應大禮舉皆居上第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兼  
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每有制命皆令晉及賈曾爲之  
晉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俄出爲泗州刺史以父老乞  
辭職歸侍許之父卒後歷戶部侍郎襲爵河內郡公開

元十四年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尙書事晉及齊  
澣遞於京都知選事旣糊名考判晉獨多賞拔甚得當  
時之譽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尙書事每遇官應批退者  
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勝選院云門下點  
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已甚不悅遂出爲汝州刺  
史三遷魏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爲太子左庶子  
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  
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  
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爲友人宋之孫所發下  
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宦

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

鄭惟忠宋州宋城人也儀鳳中進士舉授并陘尉轉湯陰尉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爲忠諸人對不稱旨惟忠對曰臣聞忠者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率府曹叅軍累遷水部員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謂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尋加朝散大夫再遷鳳閣舍人中宗卽位甚敬重之擢拜黃門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無何守大理卿節愍太子  
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誅武三思事覺伏誅其誣誤守  
門者並配流將行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  
推斷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  
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勅令百司議遂依舊斷  
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  
牧宰還敷奏稱旨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  
初爲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  
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阜

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鶚之視鷺雀也尋遷大理正嘗  
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  
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濫  
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遂表上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其  
詞曰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六二引吉无  
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異操  
而聚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  
吉而无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  
也爲吉所迎何咎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履正  
事之常體見引无咎道亦宜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

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務和同處正  
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應行之不已余竊懼焉僕斂襟  
降階揖而謝曰補遺闕於袞職用忠讜爲己任以蒙養  
正見引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  
士設教理物開訓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  
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事曰汝明於五刑以弼五  
教期于予理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故孔  
子歎其政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大人  
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授邑  
之賞明善惡而紂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

十之一主司得行其道時君不以爲嫌此非已獨處正  
應正而无咎觀魚於棠臧伯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  
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稱臧氏之正曰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魏  
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  
正體未變爲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  
應乎上乃引吉於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譎  
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境懼獨正之莫引忘此正之必  
亨吁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直其正也方維  
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大

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  
也稽康撰釋私論曹羲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  
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於體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  
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若以喜怒  
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希旨論人死中獵兔  
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之和  
正在其中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漢帝誠之曰善事上  
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  
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主

是其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  
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  
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澹則臣鹹今據也君甘  
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以濟鹽梅以調羹乃適平  
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政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  
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曼山辯和同之義有旨哉若以  
不同見譏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  
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  
得衆若以嚴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唯人主  
操之崇厚任寬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

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匪人臣所操後魏游肇之爲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旨不料其務以平刑爲峻將曲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深密內律釋種虧戒一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殘刻耶老子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爲凝峻耶家語曰王者之誅有五而寢盜不預焉卽心辯言僞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禁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明貞諦重立

猷存天綱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惟刑百王所以垂範析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无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國昔崔實達於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諸坐側其大抵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者不必踰條越制疑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僞積贓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無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駢捨銜策於奔踈請俞跗攻疾停藥石於膚腠適



見秋駕轉逸膏盲更深人鑿僕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  
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  
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爲言武帝  
垂涕歎曰法令者先王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  
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  
帝子秦王俊爲并州總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  
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  
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  
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於禮經不變之義况  
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圖

高視巖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  
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  
大人引其吉焉期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予何懼乎夫  
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  
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諤諤其節思爲社稷  
之臣謇謇匪躬願參柱石之任處則高謝公卿孝友揚  
名是亦爲政烟霞尙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迹斯在  
至如水中泛泛天下悠悠執馭爲榮掃門自媚拜塵邀  
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息以爲深耻客乃逡巡不對遂無  
以間僕也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景雲元年累

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史監郡於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爲之遂拜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齊州刺史克河南道按察使未幾遷汴州刺史仍舊克河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又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內供奉特賜實封一百戶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郎出爲魏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克本道按察使所在令行禁止姦猾屏迹境內肅然久之召拜刑部尙書開元九年上幸東都令克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僞稱襄王男自號光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

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牆避賊俄而屯營兵潰散翻殺梁山等五人傳首東都志愔遂以駭卒

盧從愿相州臨漳人後魏度支尚書昶六代孫也自范陽徙家焉世爲山東著姓弱冠明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俄遷右肅政監察御史克山南道黜陟巡撫使奉使稱旨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睿宗踐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僞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前後無及之者上嘉之特與

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從愿上疏乞迴恩贈父乃贈其父吉陽丞敬一爲鄭州長史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開元四年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從愿以注擬非才左遷豫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等璽書勞問賜絹百匹無幾入爲工部侍郎轉尚書左丞又與楊滔及吏部侍郎裴濯禮部侍郎王丘中書舍人劉令植刪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令東都留

守十三年從升泰山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代韋抗爲刑部尙書頻年克校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戶之功本司校考爲上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爲恨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其後上嘗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愿上曰從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遂止不用從愿又因早朝途中爲人所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在選司爲被抑者所讎十六年東都留守時坐子起居郎論糶米入官有剩利爲憲司所糾出爲絳州刺史再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穀貴勅從愿爲宣撫處置使開倉以

救饑餒使迴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尙書聽致仕給全祿二十五年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桓彥範爲武三思所構諷侍御史鄭愔奏請誅之勅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犯不經推窮未可卽正刑名時裴談爲大理卿異筆斷斬仍籍沒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貶嶺南惡處侍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當事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爲聞喜令

尋遷侍御史三遷長安令有宦官間與貴詣縣請託朝  
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廷召朝隱勞曰卿爲京縣  
令能如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諂上不如  
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雷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  
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亟聞嘉  
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  
繩之以愆但闡豎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  
歷觀載籍常所歎息朕規誠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  
實賴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傳古稱  
遺直復見於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屬閔戶



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  
考兼絹百匹七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開元二年  
遷吏部侍郎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降璽書褒美授  
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爲滑  
州刺史轉同州刺史駕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旨召  
見賞慰賜衣一副絹百匹尋遷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  
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  
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上聞又降勅書慰勉之十年遷  
大理卿時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  
走上大怒令集衆殺之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

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屬締構首預元勲  
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  
今見承嫡據賊表當死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  
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  
之役則舊勲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  
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  
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  
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  
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  
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

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節定爲元  
勲位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被枉破家諸子各犯  
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寂勲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  
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  
應勅決杖及有犯配流近發德音普標殊澤杖者旣聽  
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顛顛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  
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常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  
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垂範  
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  
仙幸藉緒餘超升令宰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

之金詎識無貪之寶家盈黷貨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違自愆難追所以不從本法加以殊刑冀懲貪暴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有功締構斯重緬懷賞延之義俾協政寬之典宜捨其極法以竄遐荒仍決杖一百流嶺南惡處朝隱俄轉岐州刺史母憂去官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抗疏固辭制許之朝隱性孝友時年已衰暮在喪尤加毀瘠明年制又起爲揚州長史不獲已而就職復入爲大理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朝隱素有公直之譽每御史大夫缺時議咸許之及居其職竟無所糾劾唯煩於細

務時望由是稍減俄轉太常卿二十一年兼判廣州事仍攝御史大夫充嶺南採訪處置使明年卒於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尙書官給靈輦兼家口給遞還鄉諡曰貞裴灌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叅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頌之歷任倉部郎中以老疾廢於家灌色養劬勞十數

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坐賊爲御史李尚隱所劾湜同鞠其獄安樂公主及上官昭容阿黨湜等湜竟執正奏其罪甚爲當時所稱三遷中書舍人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真公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湜上疏諫曰臣謹案禮記春秋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實此之由且春令告期

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饑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石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饑寒之弊哉疏奏不報尋轉兵部侍郎以銓敘平允特授一子爲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多所持拔再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

大夫灌早與張說特相友善時說在相位數稱薦之灌又善於敷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尙書尋轉太子賓客灌家世儉約旣久居清要頗飾妓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爲時論所譏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尙書諡曰懿灌從祖弟寬寬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畧以文詞進騎射彈棊投壺特妙景雲中爲潤州叅軍刺史韋銑爲按察使引爲判官清幹善於剖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河南丞再轉爲長安尉時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戶使奏差爲江南東道勾當租庸地稅兼覆田判官轉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



享廟用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爲廟尊忌卑則登歌廟卑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而行之再遷爲刑部員外郎有萬騎將軍馬崇正晝殺人時開府霍國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將鬻其獄寬執之不回兵部尙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奏寬及郭虛已爲判官累年專見委任嵩加中書令寬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扈從出關知江淮轉運於河陰置倉奏寬爲戶部侍郎爲其副寬性友愛弟兄多宦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憇所擊鼓而

食當世榮之選吏部侍郎及玄宗還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浹遷河南尹不附權貴務於恤隱政乃大理改左金吾衛大將軍一年除太原尹賜紫金魚袋玄宗賦詩而餞之曰德比岱雲布心如晉水清天寶初除陳留太守兼採訪使尋而范陽節度李適之入爲御史大夫除寬范陽節度兼採訪使河北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恃以蕃酋與中貴通恣求貨賄寬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人寬悉命歸之故夷夏感悅三載以安祿山爲范陽節度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寬日加恩

顧刑部尙書裴敦復討海賊迴頗張賊勢又廣敘功以開請托之路寬嘗幾微奏之居數日有河北將士入奏盛言寬在范陽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賞久之李林甫懼其入相又惡寬與李適之善乃呼裴敦復且以寬之語告之敦復使氣性疎與寬素不相下以爲林甫推誠於己因願結之且訴其寬先是寬以親故名囑敦復求請軍功至是敦復氣憤發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無後於人尋而敦復扈從幸溫泉宮寬在京城未發遇有敦復下軍將程藏曜郎將曹鑒鑒郴州富人藏曜嶺南首領之子皆有他事與人詣臺告訴寬受其狀捕鑒等鞠

之敦復判官太常博士王悅聞之謂寬求其過連夜詣湯所以告敦復大懼促裝待罪因令子婿以五百金賂於貴妃姊楊三娘楊氏遽爲言之明日貶寬爲睢陽太守寬以清簡爲政故所莅人皆愛之當時望爲宰輔及韋堅構禍寬又以親累貶爲安陸別駕員外置林甫使羅希奭南殺李適之紆路至安陸過擬怖死之寬叩頭祈請希奭不宿而過寬又懼死上表請爲僧詔不許然崇信釋典常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累遷東海太守襄州採訪使銀青光祿大夫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尚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賻帛一

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經及第八臺  
省典郡者五人寬歿之後弟珣爲河內郡太守安祿山  
反以執父喪將投闕庭恐累其母乃詣河東節度訴誠  
而退後在母憂又陷史思明授其僞官委任使弟朗密  
奉表疏至上京代宗時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  
租庸判官

王丘光祿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暉左庶子丘年十一  
童子舉擢第時類皆以誦經爲課丘獨以屬文見擢由  
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奉禮郎丘神氣清古而志行  
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

皆稱薦之長安中自偃師主簿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  
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托大行取士頗  
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  
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其後席豫  
嚴挺之爲其次焉三遷紫微舍人以知制誥之勤加朝  
散大夫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  
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  
稱一時之秀俄換尚書左丞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其年  
山東旱儉朝議選朝臣爲刺史以撫貧民制曰昔咎繇  
與禹言曰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於帝載乾

乾夕惕無忘一日而長吏或不稱蒼生或未寧深思循  
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自朝廷始之於是以丘  
爲懷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皆爲山東諸  
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丘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之  
俄又分知吏部選事入爲尚書左丞丁父憂去職服闋  
拜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  
中書令蕭嵩與丘有舊將薦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辭且  
盛推尚書右丞韓休嵩因而奏之及休作相遂薦丘代  
崔琳爲御史大夫丘旣訥於言詞敷奏多不稱旨俄轉  
太子賓客襲父爵宿預男尋以疾拜禮部尚書仍聽致

仕丘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爲敝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上聞而嘉歎下制曰王丘夙負良材累升茂秩比緣疾疹假以優閑聞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久此從宦遂無餘資持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用急之宜沮勸攸在其俸祿一事已上並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用旌貞白之吏天寶二年卒贈荊州大都督

史臣曰有唐之興綿歷年所骨鯁清廉之士懷忠抱義之臣臺省之間駕肩接武但時有夷險道有汙隆用與不用而已睿玄之世若李傑畢構蘇珣鄭惟忠王志愔



盧從愿裴灌王丘並位歷亞台名德兼著如尹思貞李  
朝隱折李承嘉寶懷貞辱間典貴趙常奴詩人所謂不  
畏強禦者也解琬總兵朔野料敵如神功遂身退深知  
止足茲亦有足多也

贊曰尚書亞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誰稱職傑構珣  
忠能竭其力愔愿灌丘聿修厥德貞蔑大僚隱繩貴戚  
琬馳令名燕蜀之北

舊唐書卷一百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煦撰

列傳第五十一

李乂 薛登 韋湊

從子虛  
心虛舟

韓思復

思復  
孫伋

張廷珪 王求禮 辛替否

李乂本名尙真趙州房子人也少與兄尙一尙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景龍中累遷中書舍人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乂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爲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下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

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廻救贖之錢物減困貧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知制誥凡數載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選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尋轉黃門侍郎時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二觀又頻上疏諫帝每優容之開元初特令又與中書侍郎蘇頌纂集起居注錄其嘉謏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又

門下多所駁正開元初姚崇爲紫微令又爲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已下去其糺駁之權也俄拜刑部尙書又方雅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會病卒兄尙一清源尉早卒尙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爲一集號曰李氏花萼集總二十卷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也父士通大業中爲鷹揚郎將江都之亂士通與鄉人閻人嗣安等同據本郡以禦寇賊武德二年遣使歸國高祖嘉之降璽書勞勉拜東武州刺史俄而輔公祐於江都構逆遣其將西門君儀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戰大破之君儀等僅以身免

及公祐平累功封臨汾侯貞觀初歷遷泉州刺史卒謙  
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  
目擊少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闕中主  
簿天授中爲左補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曰臣聞國  
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  
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  
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  
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默  
而識之委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愚於宣尼逢萌被  
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

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

行之彰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  
隱而西河美故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  
貪暴之風扇是以化俗之本須擯輕浮昔冀缺以禮讓  
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蜀士多儒燕昭  
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之未  
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  
橫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  
里推高然後爲府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  
後祗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染  
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其俗以詩酒爲

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尙在開皇中李諤論  
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  
蟲之小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  
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  
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  
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  
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後生  
之徒復相放傲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  
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  
故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



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  
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  
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歆  
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  
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  
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  
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讓黃  
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己推賢亦不肯待  
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粲粲榮高物  
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

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闈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不能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邀仕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潔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祗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祗如才應經邦之流

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弧若其文擅清竒便  
充甲第藻思微減便卽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  
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  
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  
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  
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  
葛之指捫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畧若使樊噲居蕭何  
之任必失指縱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  
効鬪將長於摧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文泉聚米知隗  
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

追慙於酈生九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否也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尙不爲少僥倖冒進湏立隄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之言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事寡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牙作詞賦之

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泉  
稟中軍而令赴敵既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  
案吳起臨戰左右進劍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  
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  
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劍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  
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恨不得與此人  
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蓋  
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  
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  
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自然朝

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  
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叅驗行事以別  
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  
隱食祿不專荀彧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  
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  
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尋轉水部員外郎累遷給  
事中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百姓奔  
走謙光嚴備安輯闔境肅然轉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  
大夫再遷尙書左丞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  
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

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  
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  
所構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旣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尙  
書加金紫光祿大夫昭文館學士開元初爲東都留守  
又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勅賜名登  
尋以孽子悅干牛爲憲司所劾放歸田里朝廷以其家  
貧又特給致仕祿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撰四  
時記二十卷

韋湊京兆萬年人曾祖瓚隋尙書右丞祖叔諧蒲州刺  
史父玄桂州都督府長史湊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叅

軍累轉揚府法曹叅軍州人前仁壽令孟神爽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前後官吏莫敢繩按湊白長史張潛請因事除之會神爽坐事推問湊無所假借神爽妄稱有密究問引虛遂杖殺之遠近稱伏湊景龍中歷遷將作少匠司農少卿嘗以公事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卽位拜鴻臚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龍二年轉太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時改葬節愍太子優詔加諡又雪李多祚等罪還其官爵仍議更加贈官湊上書曰臣聞王者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敘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也惡惡者設



刑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諡以褒貶  
之所以勸誠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  
故箕微獲用管蔡爲戮諡者臣議其君子議其父而曰  
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  
臣竊見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  
破扉斬關突禁而入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  
御玄武門親降德音諭以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衆  
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爲順或廻兵討賊或投狀自  
拘多祚等伏誅太子方事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  
徵賊徒闕倒戈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爲禍也胡可

忍言于時臣任將作少匠賜通事舍人內供奉其明日  
孝和皇帝引見供奉官等兩淚謂曰幾不與卿等相見  
其爲危懼不亦甚乎而今聖朝雪罪禮葬諡爲節愍以  
臣愚識竊所惑焉夫臣子之禮嚴敬斯極故過位必趨  
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之爲太子也行不敢絕馳道當  
周室之衰微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孫滿  
猶以其不卷甲束兵譏其無禮知其必敗由是言之則  
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矣况將更甚乎而  
可褒諡此臣所未諭也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  
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則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

競爲逆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論也將廢韋氏而嘉之乎然韋氏逆彰義絕雖誅之亦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有逆彰未有義絕於太子爲母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旣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劫父廢母亦悖逆也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論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况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靈廟號中宗諡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諡乎此又臣所未論也昔獻公惑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

曰然則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自縊其行如是其諡僅可爲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諡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隙恐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爲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以誣太子時武帝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納其少傅石德謀遂矯節斬充因敗逃匿非稱兵詣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

無諡至昭帝時有男子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制使公卿  
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從吏收縛  
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  
子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  
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制獄天子聞而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及後太子孫  
立爲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獲禮葬而諡曰戾今  
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又猶子  
也而諡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項羽之臣丁公  
常將危漢高祖高祖謂之曰二賢豈相厄哉丁公乃止

及高祖滅項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義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誠其後之事君者今節愍太子之爲逆復非欲保護陛下其可褒諡乎此又臣之所未諭也陛下天縱聖哲所任賢明以臣至愚寧可干議然臣又惟堯舜聖君也八凱五臣良佐也猶廣聽芻蕘之言者蓋爲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輒緣斯義敢以陳聞願得與議諡者對議於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謗聖政之罪赴鼎鑊之誅仍請申明義以示天下使臣輩愚惑者咸蒙冰釋則無復異議矣若所諡未當

奈何施之聖朝垂之史冊使後代逆臣賊子因而引譬  
資以爲辭是開悖亂之門豈示將來之法伏望改定其  
諡務合禮經其李多祚等罪請從宥免不謂爲雪以順  
天下之心則盡善盡美矣書奏睿宗引湊謂曰誠如卿  
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動湊曰太子實行悖逆不可褒美  
請稱其行改諡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無罪祇  
可云放不可稱雪帝然其言當時執政以制令已行難  
於改易唯多祚等停贈官而已明年春起金仙玉真兩  
觀用工巨億湊進諫曰陛下去夏以妨農停兩觀作今  
正農月翻欲興功雖知用公主錢不出庫物但土木作

起高價雇人三輔農人趨目前之利捨農受雇棄本逐末臣聞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臣竊恐不可帝不應湊又奏曰日陽和布氣萬物生育土木之間昆蚩無數此時興造傷殺甚多臣亦恐非仁聖本旨睿宗方納其言令在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謂湊曰公敢言此大是難事湊曰叨食厚祿死且不辭况在明時必知不死尋出爲陝州刺史無幾轉汝州刺史開元二年夏勅靖陵建碑徵料夫匠湊以自古園陵無建碑之禮又時正旱儉不可興功飛表極諫工役乃止尋遷岐州刺史四年入爲將作大匠時有勅復孝敬廟爲義宗湊



上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古  
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  
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  
不毀故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  
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其後代有稱  
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  
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而  
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  
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  
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

關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  
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勅太常議遂停義宗之號湊前後  
上書論時政得失多見採納再遷河南尹累封彭城郡  
公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轉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  
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贈幽州都  
督謚曰文子見素自有傳湊從子虛心虛心父維少習  
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善於  
剖判時員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戶部有二妙  
終於左庶子虛心舉孝廉爲官嚴整累至大理丞侍御  
史神龍年推按大獄時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

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景龍中西域羌胡  
背叛時並擒獲有勅盡欲誅之虛心論奏但罪元首其  
所全者千餘人虛心有孝行及丁父憂哀毀過禮鬚鬢  
盡白朝廷深所嗟尙後遷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  
荆揚潞長史兼採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中外  
以爲標準歷戶部尙書東京留守卒年六十七季弟虛  
舟亦以舉孝廉自御史累至戶部司勳左司郎中歷荆  
州長史洪魏州刺史兼採訪使多著能政入爲刑部侍  
郎終大理卿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署時稱郎官  
家

韓思復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爲左衛率賜爵長山縣男思復少襲祖爵初爲汴州司戶參軍爲政寬恕不行杖罰在任丁憂家貧鬻薪終喪制時姚崇爲夏官侍郎知政事深嘉歎之擢授司禮博士景龍中累遷給事中時左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召至京師竟不言其謀逆唯奏云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在先朝屬韋氏擅內恃寵宮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

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蓋謀陷韋氏及其謁見猶不  
奏聞將此行藏卽從極法且勅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  
逆節寧卽奔命一面疎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  
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  
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前議  
請誅之思復又駁曰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  
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按諸司所議嚴善思十纜一入抵  
罪惟輕夫帝闡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下之耳以聽聽  
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羣言上聞採擇  
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

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泰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詞多出法令從輕上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思復尋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得失多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爲蝗蟲是天災當修德以禳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翮飛河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

埋瘞難盡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  
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荅休咎前  
後驅蝗使等伏望總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  
無親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復  
疏以付崇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蟲所損之處及  
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  
崇旨意遂箠撻百姓迴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  
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轉絳州刺  
史入爲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代裴灌爲御史大  
夫思復性恬澹好立言安仁體道非紀綱之任無幾轉

太子賓客十三年卒年七十餘子朝宗天寶初爲京兆尹曾孫伋字相之少有文學性尙簡澹舉進士累辟蕃方自襄州從事徵拜殿中侍御史遷刑部員外求爲澧州刺史歲滿受代宰相牛僧孺鎮鄂渚辟爲從事徵拜刑部郎中轉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出爲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補之伋旣至桂吏以常所爲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員請補其闕伋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缺者當俟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衣使內官至求



賄於郵吏三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伙悉諾之使去  
坐以撓法各笞其背自是豪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以蘇  
活其人未幾詔置五管都監計所費盡一境地征不足  
飽其意伙特用儉約處之遂爲定制君子以爲難開成  
二年卒於官贈工部侍郎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學  
知名性慷慨有志尙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  
史則天稅天下僧尼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  
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  
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冶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一禪房之匹夫菩薩作福德不應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况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輾壓蟲

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  
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  
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饑渴所致疾疹交集  
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又營築之  
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徵輸星火  
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  
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邊朔未寧  
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  
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  
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夫何必勤於住相

凋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減諸相崇無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從其言卽停所作仍於長生殿召見深賞慰之景龍末爲中書舍人再轉洪州都督仍爲江南西道按察使開元初入爲禮部侍郎時久旱關中饑饉下制求直諫昌言弘益政理者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構謀社稷有危於綴旒國

朝將均於絕縊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寶籙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淳化卜堯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荅鴻休然屬頃歲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饑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樵蘇莫爨糧粒靡資不復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遘茲難否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

欲大君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太和以固邦本也斯  
皇天於陛下矚顧深矣陛下焉可不奉若休旨而寅畏  
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精考羲農之書敦  
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外廐場  
無蹴踔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休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  
懸軍矜恤惇發蠲薄徭賦去奇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  
見可欲使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  
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  
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  
足奇也或謂天之烱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

迷錯荒饑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者則將齊甿沮志億兆携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柰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冀有所聞見顛顛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辜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以監決杖刑稍輕勅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卽殺當流卽流不可決杖士可殺不可辱也時制命已行然議者以廷珪之言爲是俄坐泄禁中語出爲沔州刺史又歷蘇宋魏三州刺史入爲

少府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封范陽男四遷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書諡曰貞穆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爲時人所重

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朝爲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忠謇敢言每上封彈事無所畏避時契丹李盡忠反叛其將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武懿宗擁兵討之畏懦不敢進旣而賊大掠而去懿宗條奏滄瀛百姓爲賊誑誤者數百家請誅之求禮執而劾之曰此誑誤之



人比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爲賊驅逼苟徇圖全豈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將至走保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註誤之人豈是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大懼則天竟降制赦之契丹陷幽州饋輓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月俸料以助軍求禮謂欽望曰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籍貧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邪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對曰秦皇漢武稅天下虛中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效不知欽望此言

是大體耶事遂不行時三月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也舉朝嗤笑以爲口實求禮竟以剛正名位不達而卒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龍年爲左拾遺時中宗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府所補尤多猥濫又駙馬武崇訓死後棄舊宅別造一宅侈麗過甚時又盛典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爲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人謀乎三事職

一人訪乎羣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知榮者避權門  
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完行家有廉節朝廷  
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倉  
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  
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  
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媿於無用之  
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  
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臣聞  
古人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  
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

居之廣池籩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壻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徵矣而今事無改更尙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

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久安之計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虛揭竿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墻壁誇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清淨爲基慈悲爲主故當體道以濟物不欲利己以損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爲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聖大神之心乎

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下佛  
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  
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  
軌曾不改途晉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  
造寺必爲其理體養人不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  
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  
短臣聞夏爲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  
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代而秦受之自漢已  
後歷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  
玉修塔廟方得久長之助乎臣聞於經曰菩薩心住於

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卽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爲法如  
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下是  
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  
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  
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  
而疏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  
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沙門避  
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將何  
以作範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爲出家者捨塵俗離朋  
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非離朋黨

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尙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尙不給况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計倉廩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卒歲不充况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門不可擐干戈寺塔不足



穰饑饉臣竊痛之矣疏奏不納歲餘安樂公主被誅睿宗卽位又爲金仙玉真公主廣營二觀先是中宗時斜封受官人一切停任凡數百千人又有勅放令却上替否時爲左補闕又上疏陳時政曰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受用

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  
所征無不伏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多度僧尼而  
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明  
祐之使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  
腐粟爛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於郊九夷百蠻歸  
歛於闕自有帝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  
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  
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  
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  
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

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  
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  
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爲  
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  
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不調  
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變享  
國不永受終於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  
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  
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  
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

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於  
壟麥爛於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  
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賑賑而營寺造觀日繼於時  
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爲造兩觀燒瓦  
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  
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旣知且見  
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  
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遣一兵  
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饑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  
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受

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續阿韋之醜  
跡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  
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  
下又何以繼祖宗親萬國昔陛下爲皇太子在阿韋之  
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羣兇今貴爲天子富有海內而  
不改羣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  
以非羣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  
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  
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臣以爲棄其言而  
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

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趙履溫之徒將勸爲之冀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璇臺玉榭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

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  
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  
爲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  
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之時前朝之時賢愚知敗人雖  
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  
徼燕欽融見殺於紫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  
身旣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  
直言之士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  
之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遷爲右臺殿中侍御史開元  
中累轉潁王府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史臣曰夫好聞其善惡聞其過君人者之常情也寧諂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禍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讜之言補朝廷之失有犯無隱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

贊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從諫則聖李薛輪忠救人之命韋韓讜言醫國之病辛王章疏犯顏竦聽張子法言實裨時政



舊唐書卷一百一

舊唐書卷一百一考證

薛登傳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新書鍾大眼

韋湊傳使三綱敘十等減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十

等二字下有闕文

王求禮傳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漢皆有稅算以贍

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新書作姚壽語

舊唐書卷一百一考證

舊唐書卷一百二

後旨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五十二

馬懷素

褚无量

劉子玄

兄知柔子  
諫彙秩迅邇

徐堅

元行沖

吳兢

韋述

弟道迪 蕭直蕭穎士  
母張殷踐猷附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寓居江都少師事李善家貧無燈燭晝採薪蘇夜燃讀書遂博覽經史善屬文舉進士又應制舉登文學優贍科拜郿尉四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爲張易之所構配徒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獨孤禕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

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按鞫遣中使促  
迫諷令構成其事懷素執正不受命則天怒召懷素親  
加詰問懷素奏曰元忠犯罪配流貞慎等以親故相送  
誠爲可責若以爲謀反臣豈誣罔神明昔彭越以反伏  
誅樂布奏事於其屍下漢朝不坐況元忠罪非彭越陛  
下豈加追送之罪陛下當生殺之柄欲加之罪取決聖  
衷可矣若付臣推鞫臣敢不守陛下之法則天意解貞  
慎等由是獲免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恃張易之之勢受  
納貨賄懷素奏劾之迥秀遂罷知政事懷素累轉禮部  
員外郎與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等充十道黜陟使懷素

處事平恕當時稱之使還遷考功員外郎時貴戚縱恣請託公行懷素無所阿順典舉平允擢拜中書舍人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累封常山縣公三遷秘書監兼昭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吏職而篤學手不釋卷謙恭謹慎深爲立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无量同爲侍讀每次閣門則令乘肩輿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是時秘書省典籍散落條疏無敘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其數盈多隋志所書亦未詳悉或古書近出前志闕而未編或近人相傳浮詞鄙

而猶記若無編錄難辯淄澠望括檢近書篇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藏之秘府上於是召學涉之士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粗創首尾會懷素病卒年六十上特爲之舉哀廢朝一日贈潤州刺史史諡曰文

褚无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也幼孤貧勵志好學家近臨平湖時湖中有龍鬪傾里閭就觀之无量時年十二讀書晏然不動及長尤精三禮及史記舉明經累除國子博士景龍三年遷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是歲中宗將親祀南郊詔禮官學士修定儀注國子祭酒祝欽

明司業郭山暉皆希旨請以皇后爲亞獻无量獨與太常博士唐紹蔣欽緒固爭以爲不可无量建議曰夫郊祀者明皇之盛事國家之大禮行其禮者不可以臆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率由舊章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膺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辯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至如冬至圓丘祭中最大皇后內主禮位甚尊若合郊天助祭則當具著禮典今徧檢周官無此儀制蓋由祭天南郊不以地配



唯將始祖爲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行其禮皇  
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注  
云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  
攝而薦豆籩徹若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卽當云若不  
祭祀則攝而薦豆籩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餘事  
夫事與上異則別起凡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  
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備在文中不可具錄又  
王后助祭親薦豆籩而不徹案九嬪職云凡祭贊后薦  
徹豆籩注云后進之而不徹則知中徹者爲宗伯生文  
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案外宗掌宗廟

之祀王后不與則贊宗伯此之一文與上相證何以明  
之案外宗唯掌宗廟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  
祭也案王后行事總在內宰職中檢其職文唯云大祭  
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謂祭宗廟也注所  
以知者以文云裸獻祭天無裸以此得知又祭天之器  
則用陶匏亦無瑤爵注以此得知是宗廟也又內司服  
掌王后六服無祭天之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五輅亦  
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叅之故  
知后不合助祭天也唯漢書郊祀志則有天地合祭皇  
后預享之事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彝倫黷神

諂祭不經之典事涉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  
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承天之大律斯史  
策之良誠豈可不知今南郊禮儀事不稽古忝守經術  
不敢默然請旁詢碩儒俯披舊典採曲臺之故事行圓  
丘之正儀使聖朝叶昭曠之塗天下知文物之盛豈不  
幸甚時左僕射韋巨源等阿旨叶同欽明之議竟不從  
无量所奏尋以母老請停官歸侍景雲初立宗在春宮  
召拜國子司業兼皇太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  
太子降書嘉勞賚絹四十匹太極元年皇太子國學親  
釋奠令无量講孝經禮記各隨端立義博而且辯觀者

歎服焉既畢進授銀青光祿大夫兼賜以章服并綵絹百段立宗卽位遷郟王傅兼國子祭酒尋以師傅恩遷左散騎常侍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實封二百戶未幾丁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柏時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衆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樹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羣鹿馴狎不復侵害无量因此終身不食鹿肉服闋召拜左散騎常侍復爲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爲造腰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无量頻上書陳時政得失多見納用又嘗手勅褒美賜物二百段无量以內庫舊書自高宗代卽藏在宮中漸致遺

逸奏請繕寫刊校以弘經籍之道玄宗令於東都乾元殿前施架排次大加搜寫廣采天下異本數年間四部充備仍引公卿已下入殿前令縱觀焉開元六年駕還又勅无量於麗正殿以續前功皇太子及郟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歲尚未就學无量繕寫論語孝經各五本以獻上覽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選經明篤行之士國子博士邠恒通郭謙光左拾遺潘元祚等爲太子及郟王已下侍讀七年詔太子就國子監行齒胄之禮无量登座說經百寮集觀禮畢賞賜甚厚明年无量病卒年七十五臨終遺言以麗正寫書未畢爲恨上爲舉

哀廢朝兩日贈禮部尚書諡曰文初无量與馬懷素俱爲侍讀顧待甚厚及无量等卒後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逮褚焉

劉子玄本名知幾楚州刺史亂之族孫也少與兄知柔俱以詞學知名弱冠舉進士授獲嘉主簿證聖年有制文武九品已上各言時政得失知幾上表陳四事詞甚切直是時官爵僭濫而法網嚴密士類競爲趨進而多陷刑戮知幾乃著思慎賦以刺時且以見意鳳閣侍郎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所不及也知幾長安

中累遷左史兼修國史擢拜鳳閣舍人修史如故景龍  
初再轉太子中允依舊修國史時侍中韋巨源紀處納  
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肅至忠並  
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國史之弊蕭至忠又  
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  
曰僕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觀竟不  
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者五  
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  
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衆  
功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而著述無主條章

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紀  
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史司取士有倍東  
京人自以爲苟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  
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  
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  
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原  
自近古此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  
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  
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  
窺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由杜彼顏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齷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棲毫而搢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韶直書見讎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並曩賢得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

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宋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事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焉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而不書此失刊削之例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鉉奮墨勤惰須等某奏某篇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此官此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尊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

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焉得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績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懷知己歷詆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謂此耳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

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何地時知幾又著史通子二十卷備論史策之體太子右庶子徐堅深重其書嘗云居史職者宜置此書於座右知幾自負史才常慨時無知己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按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初知幾每云若得受封必以居巢爲名以紹司徒舊邑後以修則天實錄功果封居

巢縣子又鄉人以知幾兄弟六人進士及第文學知名  
改其鄉里爲高陽鄉居巢里景雲中累遷太子左庶子  
兼崇文館學士仍依舊修國史加銀青光祿大夫時玄  
宗在東宮知幾以名音類上名乃改子玄二年皇太子  
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令從臣皆乘馬著衣冠  
子玄進議曰古者自大夫已上皆乘車而以馬爲駢服  
魏晉已降迄乎隋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  
事不可一二言也至如李廣北征解鞍憇息馬援南伐  
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戎服所乘貴於便  
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爲御史所

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  
此則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  
古灼然之明驗也自皇家撫運汭革隨時至如陵廟巡  
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  
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無復乘車貴賤所行  
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  
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  
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唯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  
者裏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  
必也鞮而升鑿蹠以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今

俗求諸折中進退無可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行  
組鏘鏘弈弈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  
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  
絳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云秘閣  
有梁武帝南郊圖多有危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  
得謂無其文臣案此圖是後人所爲非當時所撰且觀  
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祖二踈而  
兵士有著芒屨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歸人有著  
帷帽者夫芒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  
非漢官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由斯

而言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模不一秦冠漢佩用捨無常況我國家道軼百王功高萬古事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宜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冑將臨國學凡有衣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皇太子手令付外宣行仍編入令以爲常式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修史如故九年長子貺爲太樂令犯事配流子玄詣執政訴理上聞而怒之由是貶授安州都督府別駕子玄掌知國史首尾二十餘年多所撰述甚爲當時所稱禮部尚書



鄭惟忠嘗問子立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籩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榱桷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知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夏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時人以爲知言子立至安州無幾而卒年六十一自幼及長述作不倦朝有論著必居其職預修三教

珠英文館詞林姓族系錄論孝經非鄭立注老子河上  
公注修唐書實錄皆行於代有集三十卷後數年立宗  
勅河南府就家寫史通以進讀而善之追贈汲郡太守  
尋又贈工部尚書諡曰文兄知柔少以文學政事歷荆  
揚曹益宋海唐等州長史刺史戶部侍郎國子司業鴻  
臚卿尚書右丞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卒贈太子少保諡  
曰文代傳儒學之業時人以述作名其家子立子貺鍊  
彙秩迅迥皆知名於時貺博通經史明天文律曆音樂  
醫筭之術終於起居郎修國史撰六經外傳三十七卷  
續說苑十卷太樂令壁記三卷真人肘後方三卷天宮

舊事一卷餽右補闕集賢殿學士修國史著史例三卷  
傳記三卷樂府古題解一卷彙給事中尚書右丞左散  
騎常侍荆南長沙節度有集三卷秩給事中尚書右丞  
國子祭酒撰政典三十五卷止戈記七卷至德新議十  
二卷指要三卷論喪紀制度加籩豆許私鑄錢改制國  
學事各在本志右補闕撰六說五卷迥諫議大夫給  
事中有集五卷貺子浹滋彙子贊滋貞元中位至宰輔  
贊觀察使自有傳

徐堅西臺舍人齊聃子也少好學徧覽經史性寬厚長  
者進士舉累授太學聖曆中車駕在三陽宮御史大夫

楊再思太子左庶子王方慶爲東都留守引堅爲判官表奏專以委之方慶善三禮之學每有疑滯常就堅質問堅必能徵舊說訓釋詳明方慶深善之又賞其文章典實常稱曰掌綸誥之選也再思亦曰此鳳閣舍人樣如此才識走避不得堅又與給事中徐彥伯定王府倉曹劉知幾右補闕張說同修三教珠英時麟臺監張昌宗及成均祭酒李嶠總領其事廣引文詞之士日夕談論賦詩聚會歷年未能下筆堅獨與說構意撰錄以文思博要爲本更加姓氏親族二部漸有條彙諸人依堅等規制俄而書成遷司封員外郎則天又令堅刪改唐

史會則天遜位而止神龍初再遷給事中時雍州人韋  
月將上書告武三思不臣之跡反爲三思所陷中宗卽  
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日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  
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卽從明  
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  
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弘羲軒之風以光史策  
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  
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  
矜之惠洽乎四海中宗納堅所奏遂令決杖配流嶺表  
睿宗卽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左散騎

常侍俄轉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李知古請兵以擊姚州西貳河蠻旣降附又請築城重征稅之堅以蠻夷生梗可以羈縻屬之未得同華夏之制勞師涉遠所損不補所獲獨建議以爲不便睿宗不從令知古發劔南兵往築城將以列置州縣知古因是欲誅其豪傑没子女以爲奴婢蠻衆恐懼乃殺知古相率反叛役徒奔潰姚嶺路由是歷年不通堅妻卽侍中岑羲之妹堅以與羲近親固辭機密乃轉太子詹事謂人曰非敢求高蓋避難也及羲誅堅竟免坐累出爲絳州刺史五轉復入爲秘書監開元十三年再遷左散騎常侍其年立宗改麗

正書院爲集賢院以堅爲學士副張說知院事累封東海郡公以修東封儀注及從升太山之功特加光祿大夫堅多識典故前後修撰格式氏族及國史等凡七入書府時論美之十七年卒年七十餘上深悼惜之遣中使就家弔內出絹布以賻之贈太子少保諡曰文堅長姑爲太宗充容次姑爲高宗婕妤並有文藻堅父子以詞學著聞議者方之漢世班氏

元行沖河南人後魏常山王素連之後也少孤爲外祖司農卿韋機所養博學多通尤善音律及詁訓之書舉進士累轉通事舍人納言狄仁傑甚重之行沖性不阿

順多進規誠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儲積則脯腊腍臄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痾疾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願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九遷至陝州刺史兼隴右關內兩道按察使未行拜太常少卿行沖以本族出於後魏而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爲學者所稱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魏收舊史以爲晉元帝是牛氏之子冒姓司馬以應石文行沖推尋事跡以後魏昭成帝名犍繼晉受命考校謠讖著論以明之開元初自



太子詹事出爲岐州刺史又充關內道按察使行沖自以書生不堪搏擊之任固辭按察乃以寧州刺史崔琬代焉俄復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副留守時嗣彭王志陳庶兄志謙被人誣告謀反考訊自誣繫獄待報連坐十數人行沖察其寃濫並奏原之四遷大理卿時揚州長史李傑爲侍御史王旭所陷詔下大理結罪行沖以傑歷政清貞不宜枉爲讒邪所構又奏請從輕條出之當時雖不見從深爲時論所美俄又固辭刑獄之官求爲散職七年復轉左散騎常侍九遷國子祭酒月餘拜太子賓客弘文館學士累封常山郡公先是秘書監馬

懷素集學者續王儉今書七志左散騎常侍褚无量於麗正殿校寫四部書事未就而懷素无量卒詔行沖總代其職於是行沖表請通撰古今書目名爲羣書四錄命學士鄆縣尉母斐櫟陽尉韋述曹州司法參軍殷踐猷太學助教余欽等分部修檢歲餘書成奏上上嘉之又特令行沖撰御所注孝經疏義列於學官尋以衰老罷知麗正殿校寫書事初有左衛率府長史魏光乘奏請行用魏徵所注類禮上遽令行沖集學者撰義疏將立學官行沖於是引國子博士范行恭四門助教施敬本檢討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書左

丞相張說駁奏曰今之禮記是前漢戴德戴聖所編錄歷代傳習已向千年著爲經教不可刊削至魏孫炎始改舊本以類相比有同抄書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貞觀中魏徵因孫炎所修更加整比兼爲之注先朝雖厚加賞錫其書竟亦不行今行沖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與先儒第乖章句隔絕若欲行用竊恐未可上然其奏於是賜行沖等絹二百匹留其書貯於內府竟不得立於學官行沖恚諸儒排已退而著論以自釋名曰釋疑其詞曰客問主人曰小戴之學行之已久康成銓注見列學官傳聞魏公乃有刊易又承制旨造疏將頒未悉

二經孰爲優劣主人荅曰小戴之禮行於漢末馬融注之時所未覩盧植分合二十九篇而爲說解代不傳習鄭細子幹師於季長屬黨錮獄起師門道喪康成於竄伏之中理紛拏之典志存探究靡所咨謀而猶緝述忘疲聞義能徙具於鄭志向有百科章句之徒曾不窺覽猶遵覆轍頗類刻舟王肅因之重茲開釋或多改駁仍按本篇又鄭學之徒有孫炎者雖扶立義乃易前編自後條例支分箴石間起馬佃增革向踰百篇葉遵刪修僅全十二魏公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經文不同未敢刊正注理睽誤寧不芟礱成畢上聞太宗嘉賞

賚縑千匹錄賜儲藩將期頒宣未有疏義聖皇纂業耽  
古崇儒高曾規矩宜所修襲乃制昏愚甄分舊義其有  
注遺往說理變新文務加搜窮積稔方畢具錄呈進勅  
付羣儒庶能斟詳以課疎密豈悟章句之士堅持昔言  
特嫌知新欲仍舊貫沉疑多月擯壓不申優劣短長定  
於通識手成口荅安敢銓量客曰當局稱迷傍觀見審  
累朝銓定故是周詳何所爲疑不爲申列荅曰是何言  
歟談豈容易昔孔安國注壁中書會巫蠱事經籍道息  
族兄臧與之書曰相如常忿俗儒淫詞冒義欲撥亂反  
正而未能果然雅達通博不代而生浮學守株比肩皆

是衆非難正自古而然誠恐此道未申而以獨智爲議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一矣漢有孔季產者專於古學有孔扶者隨俗浮沉扶謂產云今朝廷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修古義修古義則非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不容於代必將貽患禍乎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二矣劉歆以通書屬文待詔官署見左氏傳而大好之後蒙親近欲建斯業哀帝欣納令其討論各遷延推辭不肯置對劉歆移書責讓其言甚切諸博士等皆忿恨之名儒龔勝時爲光祿見歆此議乃乞骸骨司空師丹因大發怒奏歆改亂前志非毀先朝所立帝

曰此廣道術何爲毀耶由是犯忤大臣懼誅求出爲河南太守宗室不典三河又徙五原太守以君實之著名好學公仲之深博守道猶迫同門朋黨之議卒令子駿負謗於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三矣子雍規立數十百件守鄭學者時有中郎馬昭上書以爲肅繆詔王學之輩占荅以聞又遣博士張融案經論詰融登召集分別推處理之是非具呈證論王肅酬對疲於歲時則知變易章句其難四矣卜商疑聖納誚於曾與木賜近賢貽嗤於武叔自此之後唯推鄭公王粲稱伊洛已東淮漢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咸云先儒多闕鄭氏道備粲

竊嗟怪因求其學得尚書注退而思之以盡其意意皆盡矣所疑之者猶未喻焉凡有兩卷列於其集又王肅改鄭六十八條張融覈之將定臧否融稱立注泉深廣博兩漢四百餘年未有偉於立者然二郊之祭殊天之祀此立誤也其如皇天祖所自出之帝亦立慮之失也及服虔釋傳未免差違後代言之思弘聖意非謂揚己之善掩人之名也何者君子用心願聞其過故仲尼曰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也而專門之徒恕己及物或攻先師之誤如聞父母之名將謂亡者之德言而見壓於重壤也故王邵史論曰魏晉浮華古道夷替



洎王肅杜預更開門戶歷載三百士大夫恥爲章句唯  
草野生以專經自許不能究覽異義擇從其善徒欲父  
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然於鄭服甚憤  
憤鄭服之外皆讎也則知變易章句其難五也伏以安  
國尚書劉歆左傳悉遭擯於曩葉見重於來今故知二  
人之鑒高於漢廷遠矣孔季產云物極則變比及百年  
外當有明直君子恨不與吾同代者於戲道之行廢必  
有其時者歟僕非專經罕習章句高名不著易受經誣  
頃者修撰殆淹年月賴諸賢輩能左右之免致愆尤仍  
叨賞賚內省昏朽其榮已多何遽持一己之區區抗羣

情之嗜嗜捨勿矜之美成自我之私觸近名之誠興犯衆之禍一舉四失中材不爲是用韜聲甘此沉默也行冲俄又累表請致仕制許之十七年卒年七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獻

吳兢汴州浚儀人也勵志勤學博通經史宋州人魏元忠亳州人朱敬則深器重之及居相輔薦兢有史才堪居近侍因令直史館修國史累月拜右拾遺內供奉神龍中遷右補闕與韋承慶崔融劉子玄撰則天實錄成轉起居郎俄遷水部郎中丁憂還鄉里開元三年服闋抗疏言曰臣修史已成數十卷自停職還家匪忘紙札

乞終餘功乃拜諫議大夫依前修史俄兼修文館學士  
歷衛尉少卿右庶子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人用稱  
之末年傷於太簡國史未成十七年出爲荊州司馬制  
許以史藁自隨中書令蕭嵩監修國史奏取兢所撰國  
史得六十五卷累遷台洪饒蘄四州刺史加銀青光祿  
大夫遷相州長垣縣子天寶初改官名爲鄴郡太守入  
爲恒王傅兢嘗以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繁雜乃別撰梁  
齊周史各十卷陳史五卷隋史二十卷又傷疎略兢雖  
衰耗猶希史職而行步偃僂李林甫以其年老不用天  
寶八年卒於家時年八十餘兢卒後其子進兢所撰唐

史八十餘卷事多紕繆不逮於壯年競家聚書頗多嘗目錄其卷第號吳氏西齋書目

韋述司農卿弘機曾孫也父景駿房州刺史述少聰敏篤志文學家有書二千卷述爲兒童時記覽皆徧人駭異之景龍中景駿爲肥鄉令述從父至任洛州刺史元行沖景駿姑子爲時大儒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書齋忘寢與食行沖異之引與之談貫穿經史事如指掌探賾奧旨如遇師資又試以綴文操牘便就行沖大悅引之同榻曰此吾外家之寶也舉進士西入關時述甚少儀形眇小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韋學士童年有何

事業述對曰性好著書述有所撰唐春秋三十卷恨未  
終篇至如詞策仰待明試之問曰本求異才果得遷固  
是歲登科開元五年爲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受詔編  
入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沖左庶子齊澣秘書  
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秘閣  
詳錄四部書懷素尋卒行沖代掌其事五年而成其總  
目二百卷述好譜學秘閣中見嘗侍柳沖先撰姓族系  
錄二百卷述於分課之外手自抄錄暮則懷歸如是周  
歲寫錄皆畢百氏源流轉益詳悉乃於柳錄之中別撰  
成開元譜二十卷其篤志忘倦皆此類也轉右補闕中

書令張說專集賢院事引述爲直學士遷起居舍人說重詞學之士述與張九齡許景先袁暉趙冬曦孫逖王幹常遊其門趙冬曦兄冬日弟知壁居貞安貞頤貞等六人述弟迪迢迢巡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十八年兼知史官事轉屯田員外職方吏部二郎中學士知史官事如故及張九齡爲中書令卽集賢之同職裴耀卿爲侍中卽述舅皆相推重語必移晷二十七年轉國子司業停知史事俄而復兼史職充集賢學士天寶初歷左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九載兼充禮儀使其載遷尚書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

述在書府四十年居史職二十年嗜學著書手不釋卷  
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修撰竟未成一家之  
言至述始定類例補遺續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二卷  
并史例一卷事簡而記詳雅有良史之才蘭陵蕭穎士  
以爲譙周陳壽之流述早以儒術進當代宗仰而純厚  
長者澹於勢利道之同者無間貴賤皆禮接之家聚書  
二萬卷皆自校定鉛槧雖御府不逮也兼古今朝臣圖  
歷代知名人畫魏晉已來草隸真跡數百卷古碑古器  
藥方格式錢譜璽譜之類當代名公尺題無不畢備及  
祿山之亂兩京陷賊玄宗幸蜀述抱國史藏於南山經

籍資產焚剽殆盡述亦陷於賊庭授僞官至德二年收  
兩京三司議罪流於渝州爲刺史薛舒困辱不食而卒  
其甥蕭直爲太尉李光弼判官廣德二年直因入奏言  
事稱旨乃上疏理述於蒼黃之際能存國史致聖唐大  
典得無遺逸以功補過合霑恩宥乃贈右散騎常侍議  
者云自唐已來氏族之盛無踰於韋氏其孝友詞學承  
慶嗣立爲最明於音律則萬石爲最達於禮義則叔夏  
爲最史才博識以述爲最所撰唐職儀三十卷高宗實  
錄三十卷御史臺記十卷兩京新記五卷凡著書二百  
餘卷皆行於代迺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爲



學士迪同爲禮官時人榮之累遷考功員外郎國子司業以風疾卒蕭穎士者聰雋過人富詞學有名於時賈曾席豫張洎及述皆引爲談客開元二十三年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孫逖稱之於朝褊躁無威儀與時不偶前後五授官旋即駁落乾元初終於揚府功曹述在秘閣時與鄆縣尉母熨曹州司法殷踐猷並友善二人相次卒踐猷申州刺史仲容從子明班史通於族姓子寅有至性早孤事母以孝聞應宏詞舉爲永寧尉

史臣曰前代文學之士氣壹矣然以道義偶乖遭遇斯難馬懷素褚无量好古嗜學博識多聞遇好文之君隆

師資之禮儒者之榮可謂際會矣劉徐等五公學際天  
人才兼文史俾西垣東觀一代粲然蓋諸公之用心也  
然而子玄鬱結於當年行沖彷徨於極筆官不過俗吏  
寵不逮常才非過使然蓋此道非趨時之具也其窮也  
宜哉

贊曰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典麗惟艱馬褚兢  
述徐元子玄文學之書胡寧比焉

舊唐書卷一百二

舊唐書卷一百二考證

徐堅傳睿宗卽位堅自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左散騎常侍○新書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

韋述傳○

臣德潛

按傳未附蕭穎士而文苑中另有蕭

穎士傳此爲贅設